

第四回 大強盜劫奪算越奸越拙 小兒女飛花詠愈出愈奇

詞云：

狂風只道吹花去，細細蹂躪尋趣。誰知送到無人處，轉是教他遇。姻緣已有三生據，自逗出飛花句。何曾言嫁何曾娶，心已先完聚。

右調《桃源憶故人》

話說宋脫天乘人熱鬧，劫出容姑，藏在船中，以為得計。不期打聽得端居在縣中告了，各處追獲。眾人一時驚慌無措，要將容姑弄死方得乾淨。宋脫天說道：「何至於此。俗語說得好：『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』若留在本地，恐怕累人。我今將他帶到別方，再怕甚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既肯遠避，自然無事。但不便同行。我們要回去了。」遂各自別去。宋脫天只留下兩個相厚弟兄作伴同行。自此夜行曉住，船家又是一路，故悄悄而去。

容姑被捉到船，早已是驚得半死，今又聽見他們嫌他啼哭，要丟他下河，又嚇得半死。因想道：「我今誤落虎口，且喜年幼，他尚沒本事奈何於我。我若再啼哭與他廝鬧，觸動虎狼，則性命不能保全，而父母永無見期矣。莫若假作癡呆，聽他藏我在何處，或者天可見憐，別有機緣，再得出頭，亦未可知。」算定了主意，便住了啼哭，轉裝出許多孩子家的行徑來。坐在艙中，要坐便坐，要睡便睡，要吃便吃。

宋脫天見他不象前番啼哭，滿心歡喜，因進艙來說道：「我慕姑娘的美貌，實非一朝一夕。也不知費了多少心機，方才弄得你到手。這是宿世姻緣，非同小可。」容姑道：「我一個小女兒，你是一個大人。弄我來做甚？」宋脫天道：「姑娘如今雖是一個小女兒，再過兩年，便是個大女兒了。我年紀雖比姑娘大幾歲，卻情願小心小膽陪伴姑娘。姑娘千萬不可將我看做外人。但憑姑娘要長要短，我俱弄來。只求姑娘與我一心一意過日子。姑娘是個聰明人，況又無書不讀，我這個意思，自然知道。」

容姑假裝懵懂道：「你的主意在你肚裡，我如何得知？」宋脫天道：「你如今年小，或者不知。再過兩年大了，自然知道。」容姑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且過兩年再講。」宋脫天見他和和氣氣的說話，便放下了心。但怕他思想父母，苦壞了身子，遂買了許多果子、點心來哄他。遂將船隨路搖去，十分大路又不敢行，情願在湖蕩中轉遠路。

一路不知不覺，已搖到嘉興地方。宋脫天見離得華亭縣遠了，方才放心。因想道：「我如今只在船中，不是常法。須尋一個著實地方，住下方好。」想了半日，忽想起道：「我的姑娘住在湖州，何不去尋他，叫他尋間房子安頓了這個小冤家，我再回去。豈不是人穩財穩之策？」主意定了，遂又叫船家將船搖出嘉興大路來，住在城外。一來離家遠了，遂放心大膽；二來又見容姑年小，遂不甚提防。又因連日辛苦，遂走上岸去，買了許多酒肉，又買了許多果子，拿下船來整治。

不一時煮好，宋脫天只揀好魚、好肉、果子並酒，先送進艙中。然後自己與眾兄弟同吃。大碗的酒、大塊的肉盡興貪饕，只吃到落日銜山，新月初起，俱吃得十分醉飽。內中一個巫良，帶著酒意，強作解事，手捻著幾根的翹須，乜斜著醉眼，對著宋脫天說道：「前日你說這姑娘聰明無賽，出口成章。今在船中這些時，並不見他開口，不知是他嫌我們粗俗不知音，不肯輕易與談，又不知是你說謊。」

宋脫天滿臉陪笑道：「我這姑娘年小腩腆，怎好在生人面前吐露才學？他的詩賦值錢，松江那個不知？故我小弟所以妄想天鵝。若是虛名，不得實惠，我也不受這些辛苦了。老弟要試姑娘的詩才，這是斯文事體，嚶嚶不得。待我就去苦求一詩，何如？」

那巫良聽了大喜道：「若得姑娘做得一首好詩，我們見他一字，情願每人吃三大杯酒。敢不吃者，拳頭為例。」就在船板上一拳，幾乎將船板打通。宋脫天連忙陪笑道：「姑娘做詩倒不打緊。只是做詩，須要有題目，方好做倒。只怕眾兄弟沒甚法兒折造題目。」眾無賴說道：「是呀，是呀。無題目怎做文章？這叫做無米之炊了。我們大家須拿出精神來，細想一個好題目去考他，方使他不笑我們村俗。」

眾人拿著酒碗，想了半晌，再想不出。忽一個無賴走到船頭上去小解，忽看見彎彎新月，遂拍手大叫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」宋脫天連忙問道：「你有了甚麼題目？」那無賴因手指著道：「即此新月為題，豈不妙哉！」眾人聽見大喜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宋脫天即忙走入艙中，將欲開言，容姑久已聽得明白。若不應他，恐這些酗酒惡人就有不測之禍。因說道：「新月之詩，我已做就。你可叫他們側著耳朵細聽。待我念來。」宋脫天忙出艙，說與眾人。早聽得容姑在艙中低低念道：

第一首：

新月既如眉，奈何不隨眼。
多應不忍看，甘心自孤展。

第二首：

新月既如梳，奈何不鋪鬢。
亂雲梳不通，誰寄香奩信。

第三首：

新月既如鉤，奈何不牽掛。
曲曲又彎彎，怎說團圓話。

容姑將新月詩念完，眾人俱伸頭縮腦，假作知音。聽見容姑念得一字字、一句句，清清晰晰。遂一齊拍手稱贊道：「果然姑娘有此大才。且莫說他做的滋味，只念的聲音嬌嬌滴滴，比鶯燕還妙三分。果然話不虛傳！」宋脫天道：「姑娘詩已做了，你們的酒卻如何？」眾無賴道：「有甚如何？男子漢大丈夫，說過的話，便醉死也說不得。」遂篩起大碗來，你一碗、我一碗，吃個不住。又篩了送與宋脫天，道：「你有此大造化，還不吃酒！」宋脫天快活之極，盡興而飲。只吃得個個爛醉如泥，西歪東倒，竟不知人事矣！此時已是更餘。

卻說容姑一被劫上船，就想道：「我既被這些強賊劫來，料難脫虎口。今雖虧年小無恙，後來大了，終必遭傷。與其到底遭傷，又不如今日一死，倒也乾淨。」遂每每打帳投水。忽想起父母來，又不禁失聲大慟。轉一念道：「我差矣。我常見古來奇女子，遭逢不偶，偏能在患難流離之際，而遠害全身。故稱之為奇。若臨難惟拚一死，則何奇之有？況這一班賊徒，皆庸下之流，料無大害。莫若悅他相機而動。」

不期此日，這班賊徒貪酒無謀之態，恰恰落在眼中。遂暗笑道：「這班強賊，沉酣醜醜，雖生如死。又毫不提防，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！倘邀天幸，乘此遁去，得遇仁人，告其苦情，送我回鄉。亦未可知也。」主意已定，遂將衣服拴好，悄悄推開艙門一看，眾賊俱鼾呼如雷。又喜這船離岸不遠，容姑遂輕輕走出船來，將身往岸上一跳。到了岸上，眾人全不知覺。遂不顧生死，沿著河邊往前亂走。

正行之間，忽聽見遠遠一隻官船吹打而來，看看漸近，容姑正要躲避，怎奈岸高灘闊，無處躲閃，只得立在河邊。不一時官船將近，船上許多水手站立。此時還有些殘月光照著影影，河邊立著一人，眾人說道：「此時黑夜，此處人家又遠，為何還有人立在河邊？定然是投河短見的了。」眾人忙叫道：「岸上的人莫非是投河的嗎！」

容姑也不回答，只嗚嗚而哭。眾人見哭，越認真是了。自說道：「救人一命，也是陰騭。」又因大船不能攏岸，就上了腳船，一氣棹來。近前一看，卻是一個十來歲的小女子。眾人因驚問道：「你有何冤屈，而生此短見？莫非是晚母傷殘，仇人陷害？若果有冤枉，我領你見了老爺，求老爺替你伸冤。」容姑只是哭泣，哽咽不能出聲。

眾人見他哭得苦楚，又見他年小，甚是憐他。又說道：「此女畢竟心中有大冤大苦之事，不便向人明言。我們可做好事，救他上船，勝似燒香念佛。」遂大家攙扶他上了小船，又上了大船。此時老爺、夫人俱已睡熟，不便傳稟，遂將容姑送入後艙。艙婆見他生得清秀，知他是好人家兒女，遂叫他吃了些晚飯，就引他在艙中睡了。官船連夜而行不題。

卻說這些無賴直睡到天色大明，方才起來收拾，打帳開船。宋脫天在艙口一張，只見艙內空空，只剩得一牀被臥，那裡有個人影兒在內！宋脫天著了一嚇，魂魄俱無。忙大叫道：「姑娘在那裡去了？」急走到艙上一看，也是空的。不覺大哭起來道：「不好了！多應是投水死了，我為他擔了多少干係，費了多少心機，用了無數賄錢，只指望偕老夫妻。誰知你懷恨死了！」眾無賴認作死了，大家解勸。宋脫天連忙叫人各處打撈，竟無蹤跡。亂之不已，只得罷了。依舊回去不題。

卻說容姑，在官船艙上睡了一夜，你道這官是誰？原來是杭州知府，姓鳳名儀，在杭州行取進京，路過嘉興。因天晚住船宿了，次早起來，因還在浙境中，尚有相知的官府迎送，鳳儀酬應了半日。直到午後方閒。家人看見老爺、夫人閒坐艙中，上前稟道：「小人於昨夜河邊，救得一個要投水的小女子在船，稟知老爺。」鳳儀道：「一個小女子怎麼投水？可喚來見我。」家人即去喚那小女子進艙。

容姑走入，立在旁邊。鳳儀見這女子年雖尚幼，卻生得眉妍目秀，楚楚可人。因問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為何行此短見？可細細說明，我老爺為汝解紛。」容姑聽見問他，只得朝上跪下，垂淚說道：「難女今年才十一歲，父親止生難女一人。只因粗知文墨，致人妄想牽絲。又因父親選婚過慎，拒聘太嚴，強暴自知無分，遂謀劫奪。一旦陷身虎穴，與死為鄰。昨幸筆墨有靈，寬鬆一線，又借糟丘大力，縛定群凶，故得逃死河乾。以希仁者之援。又幸投生台下，細述奸人之惡。既蒙救拔，仁已不磨。倘得還鄉，則恩同再造矣。」

鳳儀見他說話次序，體態安徐，滿心歡喜。因叫他立起來，笑問道：「你說粗知文墨，雖也是句大話，卻還是泛說。這也罷了。你又說筆墨有靈，寬鬆一線，這卻是鑿鑿之言，必有所謂。你可細細說與我聽。」容姑道：「賤女被群盜劫在船中，拘束甚緊。昨因叫賤女做《新月詩》，賤女隨口即長吟三絕，群賤雖不知詩，見賤女信口即吟，驚以為奇，遂驚喜而縱飲，不復緊防。故賤女得逃生至此。所以說個筆墨有靈，寬鬆一線。」鳳儀道：「果然如此嗎？」容姑道：「大人前怎敢說謊。」鳳儀道：「你既不說謊，可將《新月詩》念與我聽。」

容姑遂將前三詩，鏗鏗鏘鏘的又念了一遍。鳳儀聽了，又驚又喜，因說道：「此三詩雖詠新月，卻隱隱寓落難之情，大得風人之旨。你小小女兒若果能詠此，豈不竟是一個才女子了？我還不信。」容姑道：「老大人若不信，請自出一題，試試難女。則真假立辨矣。」鳳儀大喜道：「《旗亭雙鬢》一歌，便流傳作千秋佳話。我今出一詩題，你若果能草草成篇，則千秋佳話又在旗亭之上矣。」

因叫家人取過文房四寶來，親寫一個詩題在上，付與女子道：「你良家女子，譬如花絮。今被奸人劫奪，而飄零於此，就與飛花相似。我甚憐你，故就以《飛花》二字與你做題目，你不可驚惶，慢慢做來我看。若做得略有可觀，我自為你有處。」

容姑接得詩題在手，取過文房四寶，也不謙不讓，竟信筆題了一首五言律詩，雙手呈上。鳳儀見他提筆就寫，也不思索，就象做現成的一般，正驚訝不定，只見早已做完送上，不禁大喜以為奇。因接了忙忙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飛花

原占枝頭上，今憐西復東。
眼迷新幾席，腸斷舊簾櫳。
陣陣空香細，飄飄虛影紅。
既遭逢不偶，何苦費春工。

鳳儀看完大驚，大喜道：「原來果是一個才女！怎麼這小年紀，有此靈慧之心，真才女也！老夫失眠了。」忙叫他坐下。容姑道：「難女流落至此，得蒙老爺不加呵責，已出萬幸，豈敢妄僭竊於天地父母之前。」鳳儀笑道：「孤已可憐，難尤當恤。況才不易生，豈可以世情而屈人？你可坐下，我還有話商量。」容姑只得領命坐下。

鳳儀因對夫人說道：「我觀此女德性溫閒，才情超古。我甚愛他，況我與你年將半百，膝下無人，我欲繼此女在膝下，待他長成，贅個佳婿，娛娛晚景，破破寂寞，也強似孤孤獨獨。不知夫人意下以為何如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正有此意。老爺所見不差。」鳳儀大喜，便對容姑說道：「我與夫人商量的話，你聽見嗎？」容姑道：「老爺、夫人天高地厚之心，亦已聽得明白在此。」鳳儀道：「你既聽見，你肯屈意如此行嗎？」

容姑此時雖思父母，然身在難中，如何十分由得自己？因說道：「難女自分九死，今得不死者，皆大人與夫人救拔之恩。已感激不盡，再欲撫之膝下，又過於重生矣。孩兒雖不孝，敢不晨昏定省，以申銜結！」鳳儀同夫人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你既樂從，可即此拜認。」容姑隨即倒身拜了八拜。鳳儀同夫人受了四拜，還了四揖。

拜畢，容姑因說道：「以小家充作大家，定多不肖。今後若有過愆，望父母大人訓誨。」鳳儀同夫人大喜，又替他起個名兒，叫做彩文。遂吩咐家人僕婦侍女，齊來拜見小姐，以後俱稱為彩文小姐。王夫人隨帶他到房艙中去，與他收拾。又取出許多綾羅衣服，與他更換。容姑一時從地下又到天上。正是：

阱拘舟穴多應死，逃到河乾尚未生。

一旦忽然金玉裏，教人何處問君平？

鳳儀、王夫人自有了彩文，在船中便終日與他消遣。遇著好風景，或是叫他吟詩，得了好佳句。或是叫他做對。小姐有時高興，或撫一曲瑤琴，小姐一時技癢，或畫兩幅山水。鳳儀與夫人或聽聽或看看，頗不寂寞。因而愛彩文小姐如寶。在路上凡有名勝之地，必迂道帶他去玩耍。故耽耽擱擱，走了許久，方才到得臨清家裡。家中大小人役俱來磕頭，拜見老爺、夫人、小姐鳳儀。一一吩咐停當，早有親戚朋友，聞知鳳儀回來，俱來拜望。不期收留昌谷做兒子的唐希堯，就是他的表弟，也來拜望過了。

到了次日，只得就去答拜唐希堯。接見過，即便留酒。飲酒中間，又使兒子唐昌出來拜見。見過，就叫他也坐在席旁。鳳儀看見唐昌生得清俊非常，便定著兩隻眼睛只管細看。唐希堯因笑道：「老表兄注目於姪兒，何也？」鳳儀道：「別來不久，老表弟便有此佳兒，令人不解。」唐希堯道：「有甚難解？老表兄豈不聞知醫能廣嗣乎？」鳳儀笑道：「知醫廣嗣，亦或有之。未聞經年即生之者速若此耶。此中定有一個扶生快長之良方，不肯傳人。這個良方，愚表兄也用過了，但不知吃的是誰家的妙藥。」

唐希堯聽了，大笑道：「這個良方妙藥，若表兄既也用過吃過，料想瞞不過兄。只得要實說了。」遂將過繼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鳳儀遂也將繼女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說罷二人俱大笑不已。鳳儀因又問道：「表姪丰姿穎秀，不知今讀何書？」唐希堯道：「且喜此子資性過人，見書就讀。但不知通與不通。老表兄不妨考他一考。」

鳳儀遂將詩書、道理盤駁於他，不期唐昌對答如流，娓娓不休。鳳儀聽了，不覺駭然道：「大奇，大奇！」因又問道：「賢表姪既如此聰明，不知可曾學過做詩？」唐昌道：「不學詩無以言。小姪胡亂也做兩首。」鳳儀道：「既能做詩，我就考你一考。前日你表妹初到我家時，也說曉得做詩。我憐他嬌小，又飄泊而來，因出了一個《飛花》的題目，叫他做詩。他果有幾分才情，提起筆來就做了一首。又風雅又感慨，大有可觀。賢表姪既英英自負，可能和他一首嗎？」唐昌道：「敢求表妹的前題一觀。」

鳳儀因討紙筆寫出與他，唐昌接了一看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表妹是個才女。雖抱慚不敢續貂，然愛慕不能已，只得要出丑了。正和涉嫌，只好鴛鴦和了。」因提起筆來，從從容容和了一首，送與鳳儀。鳳儀接了一看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在樹得春巧，離枝春更工。

想簪雲髻美，不點水唇紅。

雨細窺鄰壁，風輕入遠櫳。

休嗟飄泊意，大聖也流東。

鳳儀看了一遍，又看一遍，不覺喜動顏色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怎做得這等風流香俊，與原詩不相上下！」因對著唐希堯道：「此子不凡。異日功名，還在老夫之上。真吾弟之福也！」唐希堯聽了，歡喜不盡。因盡歡勸飲，飲到沉酣，方才別過。

鳳儀到家，夫人小姐接著，鳳儀就對小姐說道：「你前日題的這首《飛花詩》，我自以為獨創了。不期你唐家的表兄唐昌，又鴛鴦韻和了一首在此。又香豔又風雅，似不在你之下，你可拿去一看，以為何如？」遂在袖中取出，遞與彩文。彩文接來一看，不禁驚喜道：「此詩詞中寓意，言外弄情，大得風人之旨。三復兩詩，直覺孩兒瞠乎後矣。」自此之後，彩文心上就落了一個唐昌的影子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鳳儀在家又住了數日，恐違欽限，只得別了夫人、小姐，連夜進京復命去了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杳杳冥冥，幽幽悄悄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